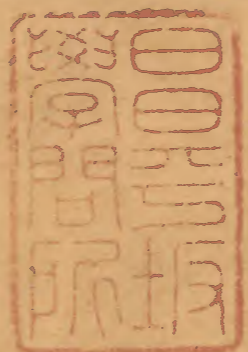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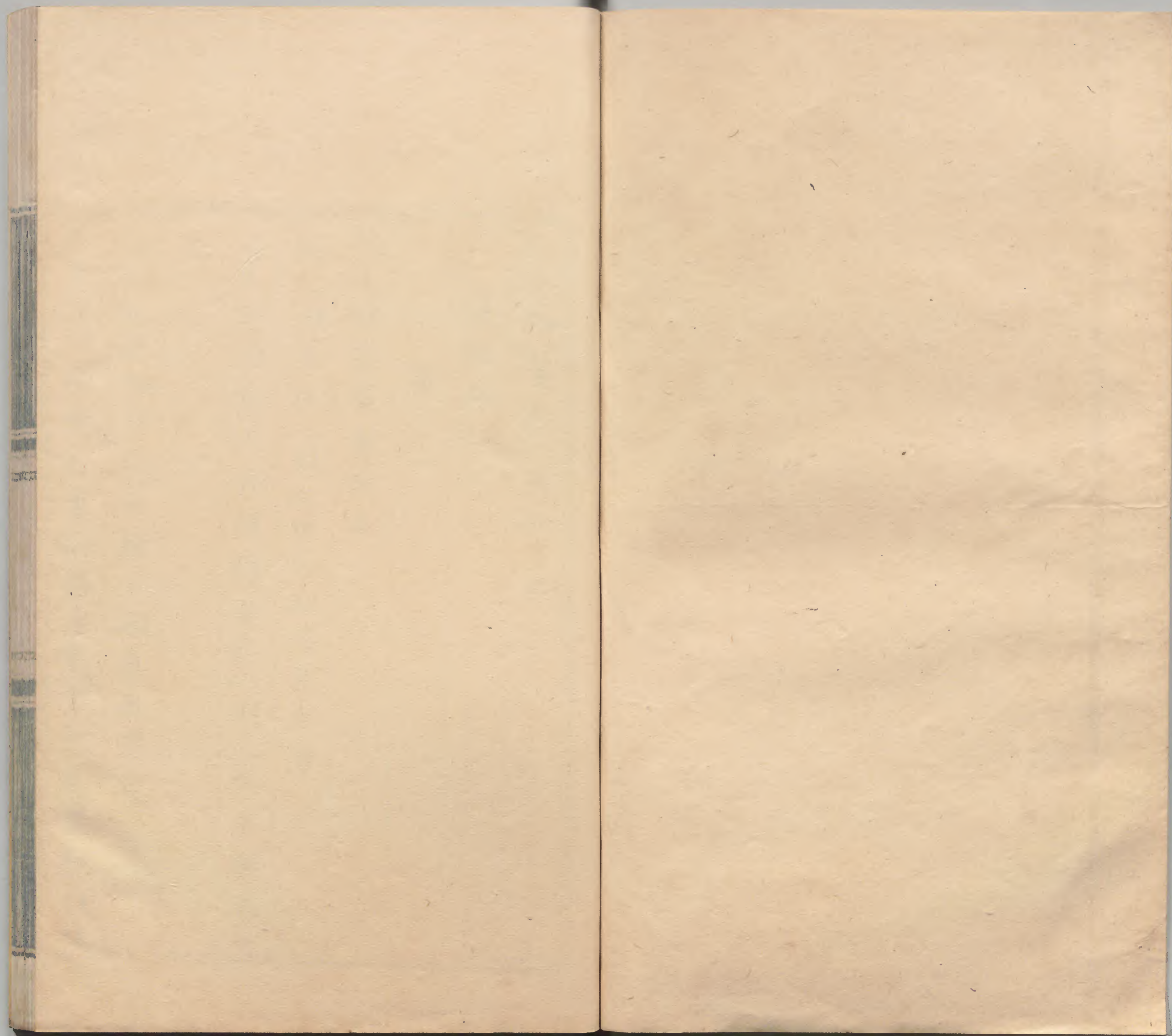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二百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207)		
函號	剛	14	1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七

資產部七

市

淺草文庫

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周禮曰官匠人曰左桓右社面朝后市

又王制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

之

論語比考識曰從善釋上襁負而歸市

古史考曰神農作市高陽市襄市宮不脩祝融修

市

戰國策曰齊桓公宮中九市管仲為三歸之臺以掩桓公之罪也

漢書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負者之資也

後漢書曰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通衆經

又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東觀漢記曰光武以蔡遵為市令上家人犯法遵格殺之

典略曰荆軻者其先齊人也與燕之苟屠及高漸離為友軻嗜酒日與苟屠飲于燕市漸離擊筑荆軻和之而歌相泣

魏志曰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牽拒觀之悲感
晉書曰羊祜都督荊州卒而州人聞祜卒皆號慟
罷市

齊書曰帝於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且進酒肉號

有使宮人屠酤貴人潘氏為市令帝市為魁執
罰爭者就潘氏決罰判

管子曰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錢則百利得百
利得則百事治則百事用節矣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
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餘里

又曰桀放虎於市以觀其驚

司馬法曰殺戮於市感不善也用賞於朝戮於
市勸君子與小人也

列子曰昔齊有歛金者清旦衣冠適你金之所
因攬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
徒見金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則天下皆悅願藏於市

又曰軻少貧海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
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義

孫卿子曰賈征於市不可以為市師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
亦有妖災乎其一對曰殷君善治室大者百里

中有九市

春秋右語曰伍子胥索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杜陵無以餬其口坐行匍匐稽首肉袒而鼓腸吹簫乞食於吳市

又曰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千金

又曰始皇初立尊呂不韋為相國不韋著所開集論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懸

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改定一字者與千金莫能有定者

桓譚新論曰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大王廁處其民會日相與夜市而不為則有羞風俗通曰市井俗說市井者言至市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者潔然後到市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無牆屋又無方市闔門環列商賈居之都門亭在其外

漢宮殿疏曰門市在渭橋北頭也孝兒市在雍東道交道亭市

在便橋東細柳倉市在細柳倉

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馬市在城

東陽市在城南

衛玠傳曰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舉市共觀

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遂號曰璧人

趙書曰國豐市五日一會

三秦記曰秦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

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凌

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俗云秦地市有斷馬

丹陽記曰東師四市建康大市孫權所立建康

東市固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鬧場

市隆安中發樂營人交易因成市也

中鈔字中錄案卷八百二十八
其詞曰... 夫不... 而... 故...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夫... 曰...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資産部八

屠 酤

廬

肆 店附

賣買

駟會

屠

也

周禮地官甸曰凡屠效其皮角筋者入于王府
史記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汝雖長

大好帶劔中情怯耳

又曰樊噲少以屠狗為事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自己分手齊搗
輕重斤兩不差公曰其母本屠家女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屠狗商販遍於三吳後為
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屠肉析數是我少時
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設平生不以屠也

齊書曰帝於芳樂苑立市大官每旦進酒肉
雜肴使宮人屠酤

孔叢子曰子高謂齊王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
商焉身修八尺髯如戟市場之男女未有敬之

者無德故也

莊子曰朱汗漫學屠牛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
伎成而無所用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

尸子曰屠者割肉則知牛長火

文曰宋人有公歛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歛皮屠
者遽收其皮

燕丹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過陽翟軻買肉爭
輕重屠者辱軻武陽欲擊軻止之

淮南子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月可以剃毛庖
丁為办十九年办如新砥礪何則遊乎衆虛之
門

桓譚論曰閩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哭和
肉味美則對門而哨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閩中思慕鄉里高祖從
豐沛屠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多小人

又曰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
從之屠兒杜虞手殺莽

涼州異物志曰大秦之國斷首去軀操兩刀屠人
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宰羊哀其無罪以承代
之

得咸集曰屠牛酤酒鑿錢作錫皆有損害

毛詩鹿鳴伐木曰有酒滑我無酒酤我

論語鄉黨曰酤酒市脯不食

漢書田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

后漢書曰瑯琊海曲呂母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

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

吳志曰潘璋字文章性傳蕩嗜酒居貧好奢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屬相還

宋書曰吏部尚書度卹文當令奴酤鄣酒利其百十後魏書曰鄭義為西兗州刺史多所納納性又嗇恠人有禮餉者不與盃酒瀆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唐書曰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入官釀斛收直

三千未雖賤不得減二十委州縣綜領醕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榷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視民如子及死酤家不售酒童子不謳歌

盧

漢書曰魯匡曰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礼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今官作酒以千五百石為一率闕一盧

世說曰阮公見酒家婦有美色當盧酤酒阮與王

安豐常從婦飲酒既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
伺察終无他意

肆

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續漢書曰孝靈帝於後宮與人列肆販賣使盜偷
爭閉上視以為樂

梁書曰呂僧珍為南兖州刺史從兄子先以販葱為
業僧珍至乃弃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重無以
報効汝等固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

晉令曰坐廬使者皆不得宿肆上

楚詞曰連蕙若以為佩過暴肆而失香

莊子曰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揚子法言曰如書不能要諸仲尼肆也書不經非書
也

語林曰王仲祖少有三達覽鏡自翫曰王開山那生
此兒又酷貪帽敗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姬戲乃
得新帽

古今注曰店置也以置貨鬻之物

世說曰阮修字宣子常步行一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上鍾獨酌暢

賣買

禮記典禮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

漢書曰中平元年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公千萬卿五百萬

東觀漢記曰光武嘗與朱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令憶與朕長安時共買蜜

乎

後漢書曰靈帝教遊戲於西園令後宮綵女為客主身為商賈

韓子曰田修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知力故曰自恃無恃人

淮南子曰郢人有鬻其母者後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也

駟儉

說文曰儉駟馬也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駟

晉令曰儉駟者皆常著巾白帽額題所儉駟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

商賈

商賈 負販 傭賃

擔

春

商賈

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適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商賈之為言固也固有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則利者也

尸子曰子貢衛之賈人也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心不一也

韓子曰鄙諺曰長袂善弄多資善賈此言多也

史記呂不韋傳曰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

貴家累千金

漢書高祖詔曰賈人無得衣錦綉綺縠絺罽操兵

騎馬

國語曰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

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

論衡曰提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賣錢十萬願載

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攔

中之牛安得妄載

負販

尚書大傳曰舜販於須丘

漢書曰淮嬰睢陽販繒者

說苑曰鮑叔身死管仲奉土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

者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

鮑子貧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不以我為怯知我

故有所明也

高允諫曰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而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

傭賃

史記曰范雎微行弊衣間步見湏賈湏賈見之驚曰叔今何事范雎曰臣為傭賃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一綈袍以賜之

漢書曰匡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恒為官傭寫書

投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齊書曰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

擔

釋名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

東觀漢記曰馬成為剡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混上

晉書曰王澄字平子兄衍妻郭氏性貧鄙欲令婢

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耶以為不可
梁書曰司馬申大請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擔以
生菜食終身

后漢書曰高允性好孝擔笈負千里就業

春

說文曰春擣粟也

周禮地官下曰春人掌供禾物

禮記檀弓上曰隣有喪春不相

穀梁傳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

漢書刑法志曰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
歲為兒薪白粲

漢書曰呂氏曰戚夫人永巷令春

南史曰梁武丁貴嬪德后酷忌過貴嬪無道使

日春每中程若有助者

后魏書曰高祐為西院州鎮滑臺令一家之中自
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所婦人

寄春處

莊子曰適伯里者宿春糧

世本曰雍父作春

呂氏春秋曰赤真作春

淮南子曰量粟而春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傳子曰夷吾為政士三妻者逐於境外三家者入於春隸也

交州記曰糠頭山在合浦海口傳云越王春米於此積糠所成

王褒僮約曰事訖休息當春一石

石虎鄴中記曰有春車作木人反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踏碓春行十里成米一斛

嶺表異錄曰廣南有曰堂以渾木刻為槽兩邊約十杆男女間立以春穀糧敲碓槽舷皆有遍拍槽聲若鼓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流亮也

給此其流...

此詩...

陳...

漢...

限...

...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

資產部十

尺寸 量 秤

剪刀 衣軸 管

針 鑽 紕

尺寸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

二分

隋書曰世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較尺所造金石絲竹短較一米

管子曰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短長則得以法數民則安故事廣於理者其成若神

孟子曰陳代謂孟子云枉尺直尋宜若可為

尸子云孔子曰誦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家語曰孔子曰夫布指知寸布寸知尺舒肱知尋舒身知常不遠之則也

孔叢子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七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七謂之兩倍兩謂之足兩有兩謂之束

說苑曰度量衡以粟生之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

量

左傳昭公三年云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七十為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漢書曰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於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立量嘉矣孔叢子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剝四升也剝謂之豆豆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半謂之敦敦

敦謂之缶缶謂之鍾鍾二有半謂之秉秉十六斛也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度三斛四斗東二十四斛

秤

說文曰秤銓也

廣雅曰秤謂之衡鍾謂之權

管子曰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又申有權衡之稱者不可差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說苑曰庶量衡以十粟生之十粟重一豆六豆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一斤三十重一鈞四鈞重一石

語林曰孟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欲秤之雖其大乃作大秤掛壁業入見帝曰朕欲試自秤有幾斤業荅曰陛下是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遂秤業果得千

斤

釋名曰剪刀

釋名曰剪刀剪進也稍進前也

脩復山靈故事曰后梓宮用剪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龍頭金縷交刀四銀牙鏤綵帶副

衣軸

世說曰張華將敗有飄風吹衣軸六七壁

禮記內則曰鍼管線纒

荀卿針鏤賦曰管以為母

魏武上襟物疏曰中宮襟物象牙管鍼筒一枚

針

說文曰針綴史也

禮記內則曰舅姑衣裳綻裂紐針請補綴

左傳成公上曰楚伐魯賂以執針百人

淮南子曰女必一刀一針然後成為女

管子曰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

可以成衣針成幕蕢成城

淮南萬畢術曰首澤浮針

抱朴子曰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縫緝則長劍

不及數分之針

又曰結巾投地而兔走針綴丹帶而蛇行

吳楚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妻奉針縷北面為

妾

西京雜記曰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

開襟襟俱以習之

輿地志曰齊武起曹城觀七月七夕宮人登之
穿針世謂之穿針樓

典論曰劉表子弟好酒設大針於坐端有罪狀
者輒刺驗其醉醒

三輔舊事曰為桐人長尺以針刺其腹理太子中
曉醫術因言其事

燉煌寔錄曰張存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
針縮奴脚欲使則針解之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幸甄權宅權穎川人醫術

為天子最孫思邈師之以授針法時年二十三歲
又曰太宗征高麗江夏王道宗在陣損足上親
針之

錯

說文曰錯可以綴畧物者也韻集錯綴衣細行也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金錯二枝

縫

說文曰縫線也縷線也

周禮春官下曰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以役女

御縫王及后之衣服

淮南王曰秦伐天下婦不得刻麻考縷

鄴中記曰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祠神乃作五

色縷花相遺不為介子推

魏書曰兗州刺州上物縫帳二絲縷十斤

鄭氏婚禮謂文讚曰長命之縷女工所為例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資產部十一

獵工

爾雅曰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
狩宵田為獠火田為狩

韓詩內傳曰春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
抗大縷諸侯小綏群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
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

禮記月令仲冬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

獸者有司教導之

又季冬令曰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又曲禮曰國君春日不圍澤大夫不群掩士不取麇卵

尚書歸藏曰穆王獵于戈之野

史記曰西伯將畋卜之曰所獲非熊羆霸王之輔

西伯果遇呂望釣于渭濱遂載歸號太公望

又曰任安字少卿邑中人俱出獵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少劇易衆人皆善

魏書曰夏侯淵之子稱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馬執楯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中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將矣

又曰蘓則從文帝獵蹉跎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魏末傳曰初帝以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

子母鹿文帝嘗乃射其母令帝復射其子帝置
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帝曰奴語
動人心遂定為嗣也

晉書曰魏野字陽元少工射着常衣入山澤每
獵大獲

南史曰宋臧熹常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
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後趙錄曰石虎遣司農中郎將費霸師工匠四千
于東平罍山造獵車千乘轆長三丈高丈八尺

格虎車四千乘立級行樓二層於其上自靈昌津
南至滎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其中禽
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又秦錄曰姚興性好畋頗損農業京兆杜延以左
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難具
以聞馮翊相靈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
之賜以金帛然終不能改也

后魏書曰宿石常從文成親欲射猛獸石扣馬
諫引帝至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詔褒美

其忠許後有犯罪者宥而勿坐

又曰來大千常從明元校獵見獸在岩上持稍直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

北史曰齊元恒字集和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畋獵

又曰齊崔字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繫木而死

后周書曰達奚震武之子也少驍勇便騎射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

倒而墜震足不顧躡因拔走射之朱發中兔顧馬逸趨遂迴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給百

段

唐書曰武德七年十二月庚辰臘上曰臘者獵也媵臘以供宗廟朕當躬親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出狩於鳴犢泉

又曰蘓世長拜諫議大夫嘗從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合圍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上入御營顧謂朝臣曰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

為大樂上色寔既而笑曰狂態發也又對曰臣為
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

又曰太宗謂高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生樂事有三
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田狩弓不虛
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
上下歡洽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日當飲讌耳

又曰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
雨衣若為不漏對曰能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悅
因此不復出獵

又曰高宗駕幸自九成宮還宮仍西狩校習自麟遊
西北逸岐梁歷普潤止雍為兩圍殿中侍御史杜
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杖策不得暫停凡
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刘玄意黄河上寺斷圍玄意
抵罪黄河圍曰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終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於翠黃...
 五日...
 出...
 西...
 文...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資產部十二

獵下 弋 羅 罝

罝 罝 罝 罝

罝 罝 罝 罝

獵

尸子曰宓義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也

韓子曰魏文侯與虞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

侯侯不聽曰不可疾風失信吾不為遂犯風往而

罷虞人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滂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

六韜曰文王畋于渭陽見呂尚坐茅以漁

太公金匱曰紂以六月獵於西土發人逐禽民諫曰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命懸於野民踐之百日不食紂以為妖殺之

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畋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開肆五兵因以順時取禽其禮將軍執晉鼓師率執提旅率執鞶以教坐作進退徐疾之節

陸子曰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

杜夷幽求曰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凌罔畠越然嶺而有遺身之志

石勒別傳曰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諫勸不從出獵墜馬顧左右曰不從主簿之言而致墜馬賜朗絹百足以旌忠亮

世說曰孫盛為庾公記室春軍從獵將其子齊莊
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謂
曰若亦復來耶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

七

說文曰矰弋射矢也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畢弋無出九門

論語子曰弋不射宿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使顏涿聚主

烏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三臣
請以其罪數而誅之

晉中興書曰桓名秀豁第二子代叔父冲為江州刺
史雖公門貴盛不以榮尊嬰心唯以弋釣為事
后魏書曰劉逖字長子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
為事

吳越春秋曰樂野者越王所弋獵處也故曰樂野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織繳乘風振之連双鷦於
青雲之際用心專動心均也

韓子曰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捲麈之鳥驚而不可得也

又曰夫弩弱而矰高也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

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方良也

法言曰鴻飛冥弋者何篡

太玄經曰弋彼三飛終日不歸

羅

爾雅曰鳥罟謂之羅

毛詩國風曰有兔爰也雉離于羅

又小雅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國語曰里革諫魯宣公曰鳥獸孕水虫成獸虞於是

乎焚且羅

鶡冠子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

今為一目之羅無得鳥焉

列仙傳曰李仲甫夜卧床上或為鷄鳥時架候此

風當飛渡南海山上有羅得鷗視之仲甫也向羅

者笈

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鷓鴣繞烟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嘉之於山數百里不復設羅網

說文曰

說文曰兔罟謂之罟

顧譚新言曰設罟於淵施網於岡欲民之慎亦如此也終無魚兔矣

罟

韓詩曰有兔爰上雉離于罟

說文曰罟覆車也

爾雅曰罟謂之罟罟覆車也

罟

爾雅曰罟謂之罟罟覆車也

罟

說文曰罟捕鳥也

禮記玉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罟羅

罟

說文曰畢罔也率捕鳥畢象絲網上下其革柄也

月令章句曰掩飛禽曰畢

禮記月令曰季春畢罾無出國門

罾

爾雅曰縻罾謂之罾

內編

爾雅曰彘罾謂之罾

罾

纂文曰礮射石也

六平
繳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食

百草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市中賣繳故

謂之繳父

淮南子曰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

典略曰繳綸也綸于前望飛鳥而射之

夢書曰夢橫繳欵拳薦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山曰赤石
山曰赤石
山曰赤石
山曰赤石
山曰赤石
山曰赤石
山曰赤石
山曰赤石
山曰赤石
山曰赤石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資產部十三

陶曰
冶
鍛
牧

漁

陶

尸子曰昆吾作陶

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

呂氏春秋曰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

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

毛詩文王綿曰古公亶甫陶後陶穴未有家室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卒謂桐類曰必葬我於陶家
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獲我
心矣

宋書曰文帝欲誅徐羨之羨之乘內人閭訊車出
郭步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而死

嶺表異錄曰廣州陶家皆作土鍋鑊燒熟以土油
之其潔淨則愈於鐵器尤宜煮藥一斗者繞直
十錢愛護者或得數日若迫以巨焰涸之則立見

破烈斯以濟貧之物

冶

禮記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史記曰邯鄲郭順以鐵冶業與王者埒富

又曰魯人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子兄
弟約頗有拾仰有取

梁書曰侯景據壽陽懷反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
精啓請冶鍛工欲更營造勅並給之

尸子曰造冶者蚩尤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者六安治師也數行火一旦散上
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在朱至治上由
安公治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
龍到安公騎之上東天

拾遺記曰漢郭況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
四百人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
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鑄之聲盛也

鍛

箋云鍛石可以為質

晉紀曰稽康曾鍛於長林之下鍾會造焉康坐
以鹿皮疑然正容不與之酌對會恨而
文士傳曰稽康性巧能鍛家有柳樹乃激水以圍
夏月甚清涼居其下傲戲及自鍛

漁

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
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牧事宜其機械宜
其人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

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闔于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

管子曰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不止焉深源之下無不入焉

呂氏春秋曰雍季對晉文公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矣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

又曰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

六韜曰呂尚竿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絳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淮南子曰聖人以道德為竿以仁義為餌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

又曰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愚士无利不可以得賢鬼谷子曰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而投之必得魚矣

牧

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陽還堯舉為天子
說文曰羗西戎牧羊人也字從羊人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
先王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
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
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
之則不能矣

史記曰衛青平陽人也其父為平陽侯家給使與
妾通生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嫡
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以君代為楚將必能立楚之後
梁乃求懷王孫在人間為人牧羊立以楚懷王後
從人望之也

漢書曰蘓武使匈奴欲降之乃徙武北海無人
處使牧羶羊曰羊乳乃得歸武仗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旌盡落焉

又曰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

春秋雜記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三終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資產部十四

鈞 筌 罟 網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罟

鈞

論語曰子鈞而不網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文王拜之
尚父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于
今昌來提

文子曰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列子曰魯何以獨垂絲為綸芒針為鈎荆條為竿
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川汨流之中綸
不絕鈎不申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

荀卿子曰自上蒞下猶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鈎
則可以得魚

淮南子曰詹公之釣千載之鯉

又曰釣者靜之鼠者舟之罾者抑之罾者舉之
為之異得魚一也

抱朴子曰金鈎玉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
寵豐祿雖貴而不能制無欲之幽人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茲泉遭紂之世文王得之而
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
與不知也

後漢書曰鄭敬隱於蟻陂釣魚大澤折芟為坐以

荷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娛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不知所出常漁釣
於涪水自號涪翁乞養民間見有病者下針石有
效王從受術焉
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
同遊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物色訪
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脩安
車玄纁之聘三反而後至拜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
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

宋書曰文帝嘗與群臣臨天井池帝垂綸良久
不獲王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
衆皆稱善

楚詞曰以直鉞為釣又何魚之能得
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釣于澤得符鯉中

筌

周易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亡筌

廣雅曰篝筌謂之毘

莊子曰得魚亡筌

說文曰鼠罟也

爾雅曰魚罟內謂之鼠

毛詩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鼠穢鱸鮪發

發

淮南子曰張天地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網罟

廣雅曰尉罟魚網謂之罟

周易曰庖犧氏結繩而為網罟

爾雅曰纆罟謂之九罟魚網也

韓詩曰九罟之魚鱣魴九罟取蝦鮓也

史記曰泉陽漁人豫且舉網獲江使神龜

漢書曰豺未祭罟網不布於楚澤焉

文子曰臨河歛魚不若退而結網

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世本曰芒作網

古史考曰庖犧作卦觀豫而作網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南史曰陳王固嘗聘魏晏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毛詩鹿鳴曰魚麗于罟鱣鮪

小雅若之華之祥羊積首三星在罟

爾雅曰發婦之笱謂之罟

說文曰罟曲梁寡婦笱魚罟也

罟

爾雅曰罟謂之汕

纂文曰以魚乘水為汕

罩

爾雅曰籠謂之罩

毛詩小雅曰南有嘉魚蒸然罩之

纂文曰以鉄施罩因取魚

符子曰天羅廓矣野人猶有罩翳之勤

泔

爾雅曰糝謂之泔

以米投水養魚為泔也

說文曰罾魚網也

風土記曰層樹四植而張羅網於水車輓上下之
形如蜘蛛之網方而不圓

楚辭曰鳥何萃兮蘋上罾何為兮水上

史記白陳勝詐為書置人所罾魚腹中

筍

毛詩鷄鳴曰鷩筍在梁其魚唯唯

小雅小弁曰無遊我梁無發我筍

說文曰筍曲竹捕魚筍也從竹勾聲也

擗 音礼

廣雅曰其罾謂之擗

梁

毛詩小雅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國風曰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魏志曰文帝東征郭后留譙宮時后表留宿衛

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竹水奴客不
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水今奉車所
不足者豈魚乎
齊地記曰高密郡有古斷水處因造魚梁歲收
億數故號曰萬足梁

輶

廣雅曰輶謂之輶上

毘

說文曰毘敗也

卷

廣雅曰卷薰綢

風土記曰卷如從而小飲從水上掩而取者也

簞

纂文曰簞流水中張魚器也

籩

纂文曰取蟹者籩

鉗

纂文曰鉗有鉅施竹頭以擲魚為鉗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終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五

資產部

錢上

周書曰武王克商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

史記曰初蘓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又得資以百金

償之

又曰漢高祖以受絲咸陽吏皆奉錢三蕭何獨以

五後益封二千戶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

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山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又曰安息在大月氏西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更錢效王面焉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

又曰孝惠帝時天下初定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

又曰高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銖錢

又曰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

又曰建元元年春行三銖錢五年春罷三銖錢而行半兩錢

又曰成帝時郡國鑄錢民多姦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又曰宣帝二年春出水衡錢

又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二百八十億萬餘

又曰王莽居攝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又曰劉賓國以銀為錢騎馬漫為人面

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死士九十人恭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后漢書曰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又曰公孫述廢銅錢用鐵官錢百姓貨弊不行蜀中童謠言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又曰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物貴穀不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時人以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古暴相類焉

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兩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以為妖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于四方乎還如其言

應劭漢官儀曰王莽篡位以劉字金刀罷五銖更

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

又曰劉頴為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在所市里皆有孔穴

又曰文帝夢磨錢文欲令減而更明周宣占之曰陛下家事時帝欲治第植適太后但加貶守

吳書曰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鉞銅牌直設盜鑄之科

晉書曰阮宣子嘗杖頭掛百錢造市店酣飲而歸

又曰王衍疾其妻郭氏之貧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氏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有措意如此

又曰王導子悅少侍講東宮歷王友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意甚惡之後掘地得錢一窖皆藏閉而悅果以疾終

宋書曰郭世通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誤得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奉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又曰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
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齊書曰曹武為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
萬皆厚輪大郭

又曰丘冠先使于蠕虬執節不拜為所殺武帝以冠
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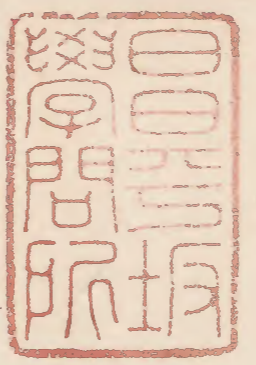
又曰趙僧岩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
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
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而亡

梁書曰顧協為舍嘗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
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絕於饋遺
又曰江祿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
迤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
也

又曰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
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恠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
千百萬買隣

又曰何遠為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

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受錢者則連水運之
其他事率多如此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五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下', '日', '水', '井', '寒', '水', '運', '之']

